



具行禪人修行略傳

晚晴老人



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。無不令人趨吉避凶。改過遷善。明三世之因果。識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。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。作難遭想。淨手潔案。主敬存誠如面佛天。如臨師保。則無邊利益。自可親得。若肆無忌憚。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。妄生毀謗。則罪過彌天。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。當遠罪求益。離苦得樂也。

具行禪人修行略傳

目 錄

一、預知時至念佛往生的好榜樣·····	1
二、具行上人行業自化記·····	46
三、附記具行大師行業自化記弘西居士·····	50

具行禪人修行略傳

◎預知時至念佛往生的好榜樣

清光緒三十三年（公元1907），有一個其貌不揚的鄉拙青年，穿著一身襤褸的鄉下土裝，來到雞足山祝聖寺求見虛雲長老，住持祝聖和尚問他：「你是誰？你來求見虛雲長老做什麼？」

那鄉拙青年說：「我今年二十歲，是雲南

鹽源人氏，從小就父母雙亡，孤苦無依，族人將我入贅曾氏，從此以曾為姓，寄籍賓川縣。如今因為家鄉鬧饑失收，無人僱用我種田，我家貧苦，又有兩個兒子，我養不活家小，無計可施。聞說虛雲老和尚在雞足山修建祝聖寺，僱用苦力泥水工人，我走投無路，只好來求虛雲老和尚收留我在此做工，賺取些少工錢養活家口。」

祝聖老和尚惻然說：「你若不嫌我們付出

工錢低微，你就在本寺住下做工罷！虛雲長老是最慈悲的，這等小事，你也不用去見他老人家，他沒有不答應的。」

「多謝大和尚！」那青年跪拜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「家人叫我阿便！」

「很好！」老和尚說：「阿便！你就到後面柴房去住罷！」

阿便自去柴房住下。他十分勤勞，每日

天未亮就起來，不用人吩咐，自己發心開墾種菜，施肥澆水。他本是穡稼佃戶，這些耕種事務，做得頭頭是道。他又自動去出力挑土抬石幫助修寺院，從早做到天黑，從不休息，也從不講話，別人跟他說話，他都聽不見。

「聾子！」別人都這樣稱他，反而不叫他名字了，阿便也不以為忤，從不爭辯。

阿便來做工一個多月，有一天，他老婆抱著孩子來找他了，妻弟也同來了，岳母子姪，

一大批人七八口，擠滿了柴房，七嘴八舌。聖空和尚聞報，慌忙來說：「阿便！我收留你做工，你卻怎麼把老婆孩子也帶到寺院裡來住了呢？這是佛寺，不可以住婦女家眷的！」

阿便說：「我不要他們來，但是，地主來收回土地，把他們全家趕了出來，沒處可投奔。」聖空和尚說：「這可怎麼辦？哪有佛寺可以收留婦女家眷的道理？」他和阿便說著話，沒想到虛雲老和尚不知何時已經來到菜園

柴房門口了。「聖空法師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他們一家無家可歸，又苦又窮，就讓他們都在本寺住下吧！」

聖空和尚慌忙說：「師父！佛寺怎可收容婦女呢？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這是收容難民，情況不同！你只叫他們在寺院後山另搭一座茅棚居住就行了！阿便喜歡住菜園茅屋也好！喜歡回後山住也可以！你就讓他們全家在本寺做

工罷！」那一家八口都感激不盡，不住叩拜道謝。

虛雲長老說：「你們不用謝我！這也是彼此互助，我們也缺人手，你們若不嫌本寺生活清苦，就跟我們出家人一起吃大鍋飯吧！我們有什麼大家就吃什麼，有飯吃飯，沒飯喝粥。」

阿便感激流涕，叩頭說：「老師父，您老人家救了我一家性命了！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阿便，快別這樣說，有情眾生是應該互助的，佛門弟子更應助人！」

阿便全家八口從此都在祝聖寺做雜工，個個感激虛雲長老，人人勤懇，把後山開墾成了一畦一畦的菜圃，種得又肥又大的白菜和各種菜蔬豆子瓜果，供應全寺，又把全寺整理打掃得一塵不染，阿便自己住在茅蓬，不與妻室同居。

兩年轉瞬過去了，阿便那天趁著虛雲長老

來山巡視，就跪倒叩頭，叩個沒停。虛雲長老說：「阿便，你要什麼？」

阿便說：「老師父！求您老人家教我念佛吧！我這樣笨，又一字不識，不會念佛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你卻要念佛做什麼？」

阿便說：「我今世這麼辛苦這麼蠢，必是前生做了什麼孽，又不曾修行，所以，今生想學佛修道，以求來生勿再淪落啊！」

虛雲長老微笑道：「你想要怎樣修？」

阿便說：「我不識字，個性又是單純！我哪知道要怎樣修？只求老師父教我簡便容易的方法罷，我常聽師父講經，講得深奧，我一句也不懂，不過聽師父您說，只要一心不亂，勤念佛號也可得生西方。師父您就教我念佛號吧！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阿便，你已經一心專誠，真是難能可貴！我就教你念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！我教你淨土法門吧！」

阿便叩謝。虛雲長老教了他怎樣勤念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。他從此就自己屏息諸緣，一心念佛，日夜不停。就是日間種菜鋤土，也心念佛號不輟。

宣統元年，虛雲老和尚運龍藏回山之後，舉行傳戒，阿便也來求戒出家，那時他才二十一歲。

虛雲長老說：「你要出家受具足戒！很好，我知你的心至虔，念佛極精勤，但是你還

有家眷呢！你怎樣處理？」

阿便說：「我們一家八口老小都約好了，今日都來落髮出家修行，務乞師父恩准才好！」「阿彌陀佛！難得！難得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殊勝因緣！好！好！好孩子！我准你！」

虛雲長老望著座下這個狂喜地不住叩頭的青年，老人好像依稀看到了自己當年在鼓山湧泉寺跪求妙蓮長老傳戒，老人的熱淚湧現了。

他有多少的感觸啊！六十五個年頭過去了！往事依稀！如夢境！猛回頭，卻在何處？幾十年來，東飄西盪，也曾傳戒弟子不少，可以怎料到，奇蹟卻應在這個面貌醜陋的貧苦青年？

虛雲長老出神地俯望著青年，竟忘了喚他止拜，任由他不住地叩拜，何只三跪九叩？怕不叩了一百個頭！阿便是拙於言詞的，感激得說不出話來，感激得只是流淚！只是叩拜！

虛雲長老從阿便身上找到自己當年的影

子，再細看，阿便是阿便，虛雲是虛雲！

「請起來吧！」虛雲長老微笑說：「不用拜這麼多！你多拜我，就不如多拜佛才對！」怎麼說得他聽？這樸拙的青年又拜了許多才肯起來。

「阿便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從今起，你把名字改為日辯！『辯』與你原名『便』字同音，我等你具足戒後，另外賜你法名。」

「日辯」阿便歡喜無限：「我就是日

辯！」

「只是一個代名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你並不是日辯，你也不是阿便！」「師父！我聽不懂！」日辯茫然地仰望。

「我也不是虛雲，虛雲也不是我！」老人說：「你懂嗎？」

「還是不懂！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我教你念佛，我也教了你打坐，現在我要教你知道你不是你！我要你做

到心中覺悟！『我不是我』。心中無我，破我執！而又無所求，則自然得，明白嗎？」

「還是不明白！」

「你慢慢地學，漸漸就能體會的。」虛雲長老說：「我知道你精勤不懈念佛，一心繫念！許多人都不及你！這也是你的品質樸拙的好處。世智辯聰的人，反被世智誤！往往不能精勤一心修行！日辯！好孩子，你這樣很好，不要自卑而生退心！也不要學人家世智辯聰

的人。」

「我本來就是單純，學也學不來世智辯聰的。」

「單純才好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你不會被世智辯聰誤了！」

傳具足戒之後，虛雲長老賜他法名為「具行」。具行法師剃度改穿僧衣，每日自動操作各種勞役，種菜、施肥、挑糞、擔土、打掃……一如未傳戒之時，他專誠一心勤念阿彌

陀佛與觀世音菩薩，也不和任何人講話，他耳患重聽，一般人都稱之為「聾子和尚」。

苦修到了民國四年，他越發的耳聾了，也越發的沈默了，他無論種菜或做工，無時都在心中念佛，誰喊他他也聽不見。

虛雲長老那天喚他來說：「具行法師！你苦修了四年，境界已不錯了，但是見識太少，你現在應該下山出外參學去！你應參拜天下名山道場，將來你願回來就回來，若另有好機

緣，也可隨緣行止！」

具行法師泣拜：「師父！弟子不去！」

「為什麼不去？」「弟子要一輩子服侍師父您老人家！」

虛雲長老心中一酸，可是裝起了怒容，叱道：「去！我怎麼教你無我、破執？你忘了？快去！我用不著你服侍！」

具行法師不敢抗命，哭著收拾行裝，虛雲長老送他到山門之時，看這青年僧眾的依依不

捨的樣子，他心中也難過了。可是他知道絕不能流露出來，免得害了徒弟傷感落入痴執，於是虛雲長老只是淡淡地說：「你去吧！我們有緣再見！」

具行法師一笠一杖，正像虛雲長老當年一個樣子，上路朝拜各處名山去了！

民國九年，虛雲長老開始重建雲棲寺，具行法師突然回來了，拜倒在虛雲老和尚面前。「師父！我回來了！」

虛雲長老驚喜得很：「你回來了？好極了！你這出去參學，遊了些什麼名山？怎麼又回來了呢？」

具行法師說：「天下各處名山都大略去過了，也不外如是！聽人說師父在此重修華亭寺，我知道師父缺人手，我就回來了。」虛雲長老說：「你回來甚好！你打算回來做什麼事呢？」

具行法師說：「師父，我個性單純，又不

識字，我能做什麼大事？總不外是侍候師父，兼做些人家做不來、不願做的笨重低下工役罷了！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你既如此發心修行，很好！你就住在雲棲寺和勝因寺兩處吧！」又問：「這次回來，你去雞足山探視你家否？」具行法師說：「沒有！我不去了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具行法師說：「大家都出了家修行，有什麼好眷戀的？」「見見也不

妨！」具行法師搖頭：「不去！不去！」

他從此就在兩寺每日辛勤勞作，舉凡挖土、搬石、築牆、蓋房子、種菜、種樹、砍樹、取柴草、割禾打稻穀、犁田、除草、打掃、挑糞、施肥、炊事、劈柴……一切最勞苦的工作，他都自動勤作了！無一分鐘閒暇，亦無一刻不在心中念佛！一面幹活，一面念佛，有時候他替師父或同參補衣，也是一針一句佛號。到了晚上，他就念金剛經、藥師經、淨土

諸經，一字一拜；早上，黎明大鐘響，他總是頭一個上殿參加課誦，他的精勤修行，真是全寺第一！他卻是又聾，又像啞子，一句不開口。

虛雲長老觀察具行法師，覺得異常欣慰；他知道這個青年人的進境已經十倍百倍於任何僧人了！修蓋海會塔之時，虛雲長老在看工，具行法師在挑擔石塊和砌牆，見到虛雲老和尚，他突然開口說話了，像個小孩子般天真地

說：「師父！將來海會塔蓋成，我來守塔好嗎？」虛雲長老望著具行法師，不立即回答，他知道這句話是讖語！他知道具行法師就快要作化去了！

「好麼？」具行法師繼續追問：「師父！好麼？」虛雲長老心中一酸，淚水幾乎奪眶而出，勉強點頭說：「好吧！」「謝謝師父！」「一切隨緣啊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不可強求！」「知道了！」然後，虛雲長老特許具行

法師擔任這一年春戒的尊證！受戒弟子請具行法師開示。具行法師說：「我半路出家修行，一字不識，但知念一句阿彌陀佛而以！」

虛雲長老點頭嗟嘆，心說：「但知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只要都像他這樣精勤不懈，一句也就足以成就了啊！倘若自恃聰明，心念紛歧，縱念萬卷經，又有何用？想不到，這孩子進境如此神速，他比誰都先證正果了！」

往事重現虛雲長老心頭，他知道具行法

師這次售衣來供養大眾，就是要西去了！這一夜他為具行法師念經，具行法師來叩門，進來叩安。「師父！弟子要去了！特來叩辭！」具行法師拜伏在地，悲泣難抑：「弟子去後，誰來侍候師父？」虛雲長老說：「好孩子！你該怎麼辦您的事，你就去辦罷！不要因我誤了你的大事！」「師父……」具行法師哽咽難言：「師父……」快去！」虛雲長老說：「我在這裡為你念經助你！」具行法師再拜，然後離

去，他一逕向寺後的後園去了。

入夜，監院法師點名查房，發現具行法師不在。「具行法師呢？」監院法師說：「怎麼不見了？他昨天請大家吃一餐，莫非今天下山走了？你們大家快去找！」眾僧把全寺找了個遍，那找得到人影？有一僧說：「敢情他昨日齋眾是訣別？今晚卻偷偷下山逃去還俗了！」

另僧說：「快別胡說吧！具行法師不是這等人！他若要叛道，怎麼還回寺來做這幾年苦

工呢？他雲遊在外，若要還俗不早就還了？」
「說得是！」眾僧都說：「我們休要在背後謗毀具行法師！罪過！罪過！」

監院法師說：「你們在這裡亂講什麼？還不再尋？我怕他是挨不得苦，尋了短見！快尋！」一僧說：「我看他斷不會怕吃苦去尋短見，多半是跑到廣東去投考黃埔軍校了！」

此語真是太突然，使大家都愕然問：「什麼軍校？」那僧說：「如今孫中山先生在廣州

黃埔開辦軍校，以蔣先生為校長，招考全國智識青年參加革命陣營，各省青年去報考的已經有三千多名了！就只有貴州都督周西成不准青年出境去報名，人家連北方的青年都紛紛南下去報考呀！聽說只取三百人！具行法師向來苦幹為人，又是個血性男兒，莫非也去報考了？」

有人說：「不會！人家招考軍校學生只限十八歲到二十四歲，具行法師已經四十多歲

啦！」

監院法師說：「別再多說了！再找！」找到菜寮，門卻是鎖住的，窗口望進去，沒有人影，眾人一面叫喊：「具行法師！具行法師！」來到後面菜園，忽見晒坪那邊閃起一陣強烈白光！一連閃了幾次，照耀得全園光明，直沖夜空！白光眩目。

「這是什麼光？」眾人無不嚇得心驚膽顫。住在寺外村民都看見了，眾人多是往時逃

災來投奔虛雲長老的，災後也無處可去，紛紛留下來聚居，成了村落，這些村民素感虛雲長老的恩德，今晚初更剛過，眾人都未睡，正在乘涼，在瓜棚豆架之下念佛，忽然寺內白光沖天，使人目眩，眾村民大驚。

「不好了！佛寺失火啦！」大家叫了起來：「快去救虛雲老和尚出險！」村民好幾百人，奔入寺內，一個出家眾也不見！眾人慌得亂喊：「虛雲長老！虛雲長老！您在那裡！」

村人們一面找虛雲長老，一面要救火，卻又不見有火，找到後園來，看到了那批出家眾在那裡精進。「火在哪裡？」村人們大叫：「虛雲長老他老人家呢？你們怎麼都在此？」

「哪裡有火？」僧人們也給嚇慌了！「火呢？」「我們在外面看見寺裡沖天白光！」村人們說：「只道是火燒寺院了，趕來救虛雲長老！」「沒有火呀！」修圓法師說：「白光一閃一閃是有的，倒不是火，喏！白光在晒坪那

邊升起的。」眾僧與村民趕到晒坪一看，點了幾支火把，照耀全坪！「啊！具行法師！」修圓法師叫起來：「原來你在此地！害我們找得好苦！你在這幹什麼？」

眾人都看見了！具行法師端端正正，合十跣足而坐，巍然不動，眼睛半合，面帶微笑，不理不睬眾人。

「具行法師！」修圓法師欲待上前去拉他。
「慢著！」虛雲老和尚已經由另一批僧眾

與村人擁護而至了，他老遠便看見具行法師端坐，他慌忙喝住眾人：「你們不許擅動具行法師！你們走開些！」

眾人慌忙讓開，虛雲長老扶杖來到具行法師面前，向眾人說：「具行法師已經作化了！他自身噴出三昧真火，把自己燒成了灰！剛才你們看見的白光閃閃，就是他的真火之光！我在禪房為他念經助他用，我感到全身發燒，就知道他已經成功了！我怕你們不知道而亂動

他，我連忙趕來……。」

眾人不論僧俗，聽師父一說，無不驚詫萬分，細看具行法師，卻仍然是身披袈裟，趺坐面向西方，左手執磬，右手執木魚！面色如生，笑容和藹，只少了呼吸起伏動靜。

「這：真的是：自發真火化了麼？」眾人都不敢相信：「這分明是個活生生的具行法師嘛！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你們不要走近，恐怕衣

帶生風震動他全身灰燼倒傾！你們走開些！」
虛雲長老獨自上前再細看，火把照耀之下，只見具行法師的木魚其木柄早已化了灰燼，磬柄也成焦炭，但是具行法師的全身和袈裟依然未變，其餘，只見僧鞋也成了灰。坐處的幾紮稻桿子和蒲團早就成灰燼了。

眾人都又驚疑，又歡喜，個個合掌念佛。

「具行法師！」虛雲長老跪下合掌而拜說：「恭喜你了！你已經修成破我執，得證大

阿羅漢果！以你瑞相法身示世，證無生法忍之圓滿檀波羅蜜！請受虛雲三拜！」虛雲長老以師尊身分，對徒弟具行法師下拜！眾人當然也跟著叩拜了！

「具行法師啊！」虛雲長老忽然老淚縱流，哽咽道：「為師好為你歡喜！我還不及你的功行啊！將來欲求你的境界，也還萬無可能啊！」虛雲長老拜罷，具行法師遺蛻忽然放出一陣陣奇異的芳香！眾人都嗅聞得到類似檀香的

這種異香，又像仙蘭！大家都感動得流淚，個個念佛！

「具行法師啊！」虛雲長老祝道：「你且多保持瑞相一天，待明天為師請都督和昆明社會人士，還有新聞界都來瞻仰你法身，讓記者攝影留下一影，以傳於世助宏佛法！」

虛雲長老又吩咐：「你們今夜須派人輪流值更看守具行法師的法身！勿讓人畜觸碰！不許大聲震動！」「遵命！」眾僧連忙回答。

省督唐繼堯，財政廳長王竹村，水利局長張拙仙……次日聞報，都趕來了。昆明日報攝影記者也跟來了，還有各大員的家屬、社會賢達、昆明的佛教徒縑素，全都來參拜了！真是轟動了全昆明；數萬人絡繹登山來拜，人人感動，個個稱奇！昆明日報刊出了頭條大新聞和照片，轟動了全雲南。「誰說沒有佛法呢？誰說修不成佛菩薩呢？」人人都說：「看！具行上人不就是最好的佛法證據麼？」

「這也奇怪！」唐繼堯說：「若說具行法師是取稻草自焚，卻又怎會把全身燒成了灰也不倒下？又怎會仍然保持原來形貌呢？袈裟又怎不成灰呢？分明這不是凡火燒成的了！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具行法師是由心內發出三昧真火，把自身智化的，才有此瑞相奇蹟！」

唐繼堯說：「奇異極了！磬魚的柄都已成了焦炭火灰呀！師父！他的全身果然都是灰麼？」

虛雲長老說：「是的！」就向具行法師

祝拜：「具行法師！你的功德圓滿了！請讓我們送你入海會塔罷！」虛雲長老伸手，顫顫巍巍，取下具行法師手中的小磬，又祝道：「具行法師啊！具行法師啊！密行功圓，一磬留音！為師一敲磬，你可以放心西去罷！」虛雲長老輕敲殘磬，清脆的磬聲三響才過，突然地，具行法師的全身震動，化作灰燼而傾倒了！

虛雲長老跪下合掌而拜，唐繼堯與觀眾數

千也都跪下叩拜！「阿彌陀佛！」人人都感動得熱淚盈眶：「阿彌陀佛！」虛雲長老早已淚水奔流滿面了，他也分不清那是悲傷或是歡喜了！

「具行法師啊！我痛惜禪人殞少年，孔悲顏歿！此情曷似？具行法師啊！你密行功圓上品蓮，燃臂藥王真供養……人當末法多緣劫，君至臨終一火完！世事變幻，妖魔將興，佛法大劫將臨！為師將來還須應劫啊！具行法師

啊！你歸來念佛荷鋤邊，助興梵剎同艱苦！我們世念難忘蔬菜熟！人人都受過你的菜蔬佈施啊！如今你西歸向夕陽！我怎能禁傷心老淚流無盡？今日你一罄示妙緣！具行法師啊！為師恭送你了！」

虛雲長老痛哭。「為什麼要哭呢？」他自問：「我該為他歡喜才是啊！」

可是，人總還是有情眾生啊！夕陽殘照中，萬人落淚！白頭人送黑頭人！誰不傷心

啊
？

（全文終）

◎具行上人行業自化記

師名曰辯，字具行，會理籍。幼失怙恃，依曾氏姓，繼以女配，生二子，家貧苦。余至雞山，伊全家八人在寺工作，宣統元年己酉歲，運藏經回山，傳戒，師年二十，領全家八人乞求出家。師是年二十一歲，不識字，耳極聾，貌醜，日種菜苦行，夜禮拜，念觀世音菩薩，習坐；間則學課誦，不要人教，自極精勤。民國四年乙卯歲，告假外出參學，至民國

九年，余住昆明雲棲寺，師回助任種菜職，能上殿課誦，暇則縫剪及造竹器，不辭勞苦，日種菜園，餘菜則送人結緣，不蓄餘物，口無多語。及在下院勝因寺種菜，見其密行難得。是年戒期，請為尊證，比丘戒畢，即告假往下院。至三月二十九日，午參後，往勝因寺大殿後曬坪內，披袈裟跏趺坐，左手執引磬，右手敲木魚，面向西念佛，寺中數十人，無見聞知者。牆外人見內放大火光，進看，不見師。至

殿後，見跌坐火灰上不動，衣物如故，惟木魚磬柄成灰。下人來報，余因初八菩薩戒，不能下山，以書請財政廳長王竹村，水利局長張拙仙，暫代料理。張王見斯奇異，即向唐督說。唐率全家觀看，巍然不動。近至身前，取引磬，忽爾全身倒下，成一堆骨灰。感眾大生信心。唐提倡由政府為辦追悼三日，瞻禮者數萬人，唐將引磬作序，永存省圖書館保管！

虛雲老和尚追悼其徒具行禪人生西詩：

枯腸欲斷只呼天，痛惜禪人殞少年，
數載名山參謁遍，歸來念佛荷鋤邊；
助興梵剎同艱苦，密行功圓上品蓮，
燃臂藥王真供養，孔悲顏歿尚淒然。
活到于今心更寒，惟師超逸不相干，
人當末劫多緣累，君至臨終一火完；
世念難忘蔬菜熟，西歸且尚夕陽邊，
傷心老淚揮無盡，一磬留音示妙緣。

◎附記具行大師行業自化記 弘西居士

師名日辯，字具行，鹽源人。幼贅曾氏，寄賓川，光緒三十三年到雞足山祝聖寺做工。宣統三年，受雲公老和尚教念阿彌陀佛，及觀世音菩薩，求生淨土法門。師遂屏息諸緣，一心繫念，旋出家受具足戒。其妻及弟嫂與岳母二姪一，全家八口，同日落髮，甚勝因緣也。師旋參四大名山，各叢林執事見師誠篤，欲留住，皆不許。民國九年間，雲公重

興華亭山雲棲寺，復回滇。適寺殘廢，隨雲公精修苦行。公言，汝尚欲往視爾眷屬否？師曰：吾不顧他矣。公又問：「爾將何為？」師云：「極勞瘁事，人不能任者吾任之。」公令住勝因寺下院，凡築牆、蓋房、種樹、植菜、挑石、挖土、灑掃、炊爨，公無一刻之暇，念佛亦無一刻之閒也。夜開靜，禮金剛藥師淨土諸經一字一拜，黎明鳴大鐘，上殿課誦以為常，未曾寢息。初出家不識字，耳患重聽，受

戒後求諸師口授，字句以心記。不二年，六時禮誦皆熟，諸經悉能背誦，朝山回，心更開朗。偶自縫衣，或代同參縫補，下一針皆是一句佛號隨之。往歲修海會塔，師自擔石砌牆，嘗語公言，塔成當常守，不意竟符此讖，首先入塔。本年戒期，請師為尊證，上堂，戒徒請開示，師曰：「吾半路出家，一字不識，但知一句阿彌陀佛耳。」於作化前，將所有衣被用物售出，持資赴觀音堂設齋供眾，眾疑不存一

物，恐有去意。問師何往？但笑不語。戒期圓滿之次日，當夏曆三月二十九日午參後，密往殿後，下院諸師不知。日暮尋師不見，寮房關鎖，尋至後園。時師身跌坐於乾禾稈上，手執引磬木魚，寺外人民見內放光，競進寺內觀看，謂是何光？覓師不得，至後園見師端坐火灰上，巍然不動，異香遠聞。王竹村居士往觀，形狀如生。見此奇異，即白唐帥。率全家參觀，木魚、經架、僧鞋，皆已成灰，惟一引

磬墜地。叩之，其音清徹，較前尤響。始聞師有作化之行，必早備柴龕等事，及趨視之，則就地趺坐，取禾稈數捆，遂畢其事。善哉！解脫安祥，獨留一磬，其音鏗然，其念佛往生淨土之瑞相也。其得念佛三昧，必早見佛，預知時至者，故得大喜大捨，圓滿檀波羅蜜，具三心而速超上品之行也。以十三年精進密行，一心不亂，臨捨身時，從容不迫，一絲不掛，其已破我執，證人空之阿羅漢歟？抑證無生法忍

之法身大士歟？此不可思議之境，非凡眼之所能窺，惜下院當時無人得見得聞師臨去時香光妙音諸瑞相也。

時丁未法，示現難忍能忍之苦行，學諸佛捨身命、頭目、腦髓，經塵沙劫一毫不吝，亦如藥王菩薩燃臂供佛，師之本際難以世情測量也！化身之夕，雲公如感風寒，周身發熱，僧值靜明晚課，著師所縫衣，忽大熱。是夜聞師耗，咸感其異。次日，省長唐公及王竹村、董

雨蒼、張拙仙同來觀看，莫不歡喜感嘆，發菩提心。擬以佛誕勝會日，即代具行法師作佛事紀念。十二日送入海會塔，從知末法聖賢，隨時示現，皆和光混俗，不可以貌取人也，滇中佛法其將大興乎？吾翹首以祝具行法師功德，雲公興法，皆不可思議也。師世壽四十九，僧臘十四年。

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
可以作佛

釋印光書



當勤精進如救頭然
但念無常慎勿放逸

己卯夏釋印光書

年七十九

